

# 追求全人 PHD 教育

## 校長訪談

撰文：吳 雄  
攝影：郭錫榮  
walterng@hkje.com  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政府曾經提出求學不是求分數，結果變成人人都在求分數。佛教黃鳳翎中學校長李偉盛對同學要求高得多，希望每位同學都要追求「PHD」，此「PHD」不同彼PhD，P指Proper Behavior（修身行正），H指Hardworking（勤奮向上），D則是Determined（堅毅不屈）。香港回歸十六年亂象環生，足以寫成《回歸十六年目睹之怪現狀》，背後原因正正是社會缺乏PHD元素。

李校長教歷史、愛足球，支持的球隊是利物浦、寶路華，校長室斜對着香港政府大球場，真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好位置。我們聊世界歷史科學與教的樂趣，談利物浦的過去和現在，得出的結論是歷史科鍛煉表達能力和客觀分析，紅軍則提醒人們要默默耕耘……



■世史科也可以教得既有趣味。



■這幅油畫鼓勵學生創造精采人生。

李偉盛已經是第二年擔任黃鳳翎中學校長，看外表與體型不像是足球健將，卻原來是港島區校長會足球隊的成員，司職進攻中場。富有佛教建築特色的校舍，寧靜綠化的環境，與銅鑼灣鬧市相比儼如俗世中的淨土；對面孔聖堂中學倡儒學，這邊黃鳳翎中學倡佛學，這兩種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剛好為眼下紛亂的香港帶來一些啟發。

「佛教總說緣起、因果關係，儘管你很多時候改變不了環境，那就改變自己的心態，其實隨之而改變的可能就是環境。我總覺得樂觀點看事情，事物總有一些好一點的看法，總是負面情緒的話，再也沒有動力繼續做。所以，我們學校主張正面的態度，多些鼓勵是有幫助的。」李校長說。

記者戲稱現在發生任何一件社會或政治風波，都會按照既定的劇本上演，幾乎與TVB的劇集一樣見怪不怪。那麼李校長如何教育學生迎接這個社會？「我與同事分享兩個信念，第一相信學生可以改變，第二我們可以做得更好。我覺得他們從小六上來，無論以前什麼背景，在中一的環境都是陌生的，可塑性高很多，因此我們相信可以改變他們的。」

「此外，當我們講要做到最好，最好永遠只有一個，同時會有很多人失望，而你都成為最好了，還有什麼動力再做好一點呢？如果我們換過來看，追求的是更好，同事或同學其實都在挑戰自己，這樣自己就會想如何與人合作，看看是否還可以做得更好呢？」的確，失敗不是成功之母的觀念已經過時，現在教育界追求的是成功乃成功之母。

「我舉個例子，有同事說以前同學不夠禮貌，但我強調要講禮貌、打招呼，用多一些微笑。今年我與同學講早晨，有的嫌老土說得小聲，有的覺得我是校長有點害羞，當我不斷主動跟他們打招呼，讚揚他們有禮貌，下次見面漸漸就會多說一些。我覺得這是自信的表現，一定要令他們習慣，將來出來工作保持這種習慣，應該會很有利的。」

## 舉頭見學校理念

禮貌是根本，李校長還提出PHD的概念，「我們要裝備好他們迎接未來的工作，如何讓同學做一個好人之餘，還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呢？知識不是唯一的條件，而是有沒有好的行為（Proper Behavior），夠不夠勤奮（Hardworking），還有是有沒有那份決心（Determined）？半途而廢是可以的，但惟有堅持才是成功和希望所在！」記者又想起社會的亂象，恰恰就是過去教育制度重視知識和技術，忽略了修身行正的重要性。結果呢？很多測量師、會計師空有一身好知識，面對公眾卻往往落得一身臭名。

李校長要學生在校舍裏時刻重溫學校的理念，他會四出看學生，或嘘寒問暖，或問問PHD的意義。李校長問記者有沒有注意地面電梯上面掛着一幅油畫？上面畫着荷花、校舍、星星、彩虹，記者按照校長的形容猜說：「是不是寓意同學們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下，要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？」他搖頭笑笑說：「不是，是寓意學生就像夜空上的星星，總有自己的空間發光發亮，我們的校舍下方有七彩道路，那就是他們成長的人生。學校在學習過程中栽培你，最後你就是夜空裏的明星。」

## 佛教黃鳳翎中學小檔案

成立年份：1959年  
類型：津貼  
校訓：明智顯悲  
教學語言：中文  
學生性別：男女  
師生人數：799名

地址：香港掃桿埔東院道11號

## 李偉盛小檔案

年齡：四十三歲

家庭狀況：已婚，育有一子一女

任教科目：世界歷史

興趣：足球



■李校長希望學生做個好人，還要做個有用的人。



■康寶森校長是他教學生涯第一位伯樂。



■李校長教育碩士畢業時與母親和家人合照。

盛，他總跟我說起名字的意義，那個盛是繁盛、豐盛的意思，不斷灌輸這方面的意識。我該如何有豐盛的人生？如何帶領別人走豐盛的人生？這就是他們對我的影響。」李校長有點激動地說。他在講述父親的影響前要求喝口茶再說，似乎百般滋味在心頭，卻只是輕輕帶過，父子情深盡在不言中。

雖然父親是個普通打工仔，母親是家庭主婦。但李校長小時候就感受到很高的期望，但還不到今天學生面對壓力的程度。因為是過來人，李校長經常與學生踢球，又經常現身支持校隊的比賽。「我從來不會到決賽才去，有一回我不認識路，說可能不能出席。結果他們很期待，我到的時候形勢大改，我不敢說扭轉勝負，但他們的確更加努力。」

「我跟他們說每次比賽，校長是來看你們的拼搏精神，而不是看你們贏。但你們不光要在球場上拼搏，做人態度上也要這樣，回到學校讀書更要這樣。有時候我們對他們的影響不用長篇大論，一兩句的影響更大。還有自修室和圖書館我也常去，有時候會過去拍拍肩膀。有一回我問一個學生：『最近來的次數多了？』他反問我怎麼知道，我說：『你覺得我能怎麼知道？』他們知道校長是關心他們的。」

學校面積雖然不大，但放置着很多長桌，原來是方便同學們或師生們討論，每年學校還有才藝表演，最特別是老師也要參與其中，自編自導自演一套劇，讓同學們欣賞。「原來學生都很期待老師的表演，彼此的距離拉得更近。」李校長回味地說。

校舍的外觀顯不出裏面精采活潑的校園生活，這與李校長摯愛的利物浦一樣低調，而他最喜愛的領隊是內斂的杜格利殊，這就更不奇怪了。

「還有課堂的最後五分鐘，我稱之為黃金五分鐘。同學下課時要反思學到什麼？我跟同學說一定要問自己學到什麼，可以帶些什麼回去溫習？然後把重點寫下來，不能光靠嘴巴。我不要同學經常抄筆記，而是用自己的腦子去記重點。有的同學說有老師一上課就在黑板揮筆猛抄，整堂都在拚命寫。我剛出來的時候也這樣，後來覺得行不通，必須配合教學法作出改變。」

整個教學生涯，有兩位前輩對李校長影響至深，「他是康寶森校長，當時我剛出來當老師。他完全讓你體會如何尊重學生，能夠製造環境讓老師學生去發揮。人無全才，如何人盡其才呢？他讓我更相信人是可以改變的。另一位是我借調教育局的時候，有位總監叫葉祖賢，我們尊稱他做葉校長，人好、學識高，沒架子，對學與教很有追求。每次跟他聊天完，總會感到有種緊迫性：自己如何能做得更好？」

原來李校長「相信改變」、「做得更好」的觀念來自兩位前輩的啟發，難怪他說兩人是自己的「良師益友」。當上校長更覺責任重了，「有前輩說校風校風，校長之風，你的作風影響整間學校，如何在這個位置運用自己所學所識，為同學帶來更好的東西呢？」兩位前

